

## <<这就是纽约>>

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这就是纽约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2748976

10位ISBN编号：7532748979

出版时间：2009-10

出版时间：上海译文出版社

作者：E·B·怀特

页数：201

译者：贾辉丰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这就是纽约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这就是纽约：E·B·怀特随笔(新版)》作者E·B·怀特(1899—1985)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，作为《纽约客》主要撰稿人的怀特一手奠定了影响深远的“《纽约客》文风”。怀特对这个世界上一切都充满关爱，他的道德与他的文章一样山高水长。除了他终生挚爱的随笔之外，他还为孩子写了三本书：《精灵鼠小弟》、《夏洛的网》与《吹小号的天鹅》，同样成为儿童与成人共同喜爱的文学经典。

《纽约时报》为怀特逝世发表的讣告中称“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，E·B·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”。

“E·B·怀特随笔”由作者本人选定，囊括了这位最伟大的随笔作家那些最伟大的随笔，中文版分为两卷出版，名曰：《这就是纽约》与《重游缅湖》。

<<这就是纽约>>

书籍目录

前言 鸣谢 农场告别 四十八街回家 春天的报告 一头猪的死亡 飓风之眼 浣熊之树 元月纪事 雪冬辩驳 鹅大地 东部通讯 床上伙伴 煤烟沉降量和放射性坠尘 统一城市未来的世界 这就是纽约

## &lt;&lt;这就是纽约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农场 告别四十八街 几个星期以来，我一直忙着打发这间公寓里的东西，试图说服那些杂七杂八的死物儿散去，别来烦我。

这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我惊讶的是，一个人聚敛的俗世家当，竟然迟迟不肯重新回到俗世中去。

九月里，我始终希望，某个早晨，就像施了魔法，所有的书啦、画儿啦、唱片啦、椅子啦、床啦、窗帘啦、灯啦、瓷器啦、玻璃制品啦、器皿啦、纪念品啦，一概从我身边消失，如同大潮退去，留下我静静伫立在海岸边。

此事并未发生。

妻子和我，日复一日，埋头归置，留的留，抛的抛，交给搬家公司的东西，也都得包装好。

但公寓统共有六个房间，里面能装的杂物儿，一点不比航空母舰少。

你可以作些精简，但要想彻底清理，确实需要点智慧，而且耐力超人。

在此期间的某个上午，有一位旧书商上门，买走了几百本书，说起他兄弟的死讯，“癌症”一词在起居室炸响，像是他的悲哀引爆了一颗定时炸弹。

他满载归去后，屋里的书仿佛一点没有减少，烦恼却增加了。

每天早晨，我离家上班时。

手中都会携带些东西出门，扔在三大道街角市政硕大的垃圾筐中，我的理论是，从扔做起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

妻子是战略家，她懂得更多，开始悄悄地调动一切力量，以便最终扫荡这些杂物。

你可以花费千百个早晨，带了东西，扔在街角，但家里仍然是满当当。

你很难赶得上滚滚而来的收藏的速度。

家就像一座装了单向闸门的水库：允许流入，却阻止流出。

东西没日没夜地收进来——顺畅、隐秘、不知不觉。

我于收藏并不热衷，但收藏东西，不一定是因为你想要收藏。

商品和摆设会自己找上门来，即使你戒备森严，也挡不住它们。

图书和玩物邮递到家。

节庆纪念，有礼品馈赠。

退伍军人送圆珠笔。

银行送笔记簿。

如果你碰巧是位作家，读者会送来他们生活中出现的随便什么东西。

曾经有人送我一段木片，上面有山狸的齿痕。

有人死了，留下了一些难以毁弃的念想儿，虽是涓滴之微，也能鼓荡家中的大潮。

流入不绝如缕，却少了相应的流出。

通常情况下，家中丢弃的，只有废纸和垃圾，其他的一切，都留存下来，潜伏在什么地方。

近来，我们不住公寓了，我们在一家旅馆宿营，早上返回公寓，继续手中的工作。

我们每人有一身工作服。

妻子着棉布套裙，我改穿深蓝色热带休闲裤和球鞋。

随后，我们全力以赴，没完没了地忙。

在清理杂物的日子里，各种问题接踵而来。

丢掉一把椅子，自然随便是谁，想做都能做到，但是，好比说，对纪念品，又当如何处理？

纪念品无异于水蛭。

纸质的纪念品，例如中学或大学的毕业证书，只要你有胆量划根火柴，就能化为灰烬，但铜质的呢，不仅无法销毁，简直想扔掉都不可能，因为E面通常镌刻了你的尊姓大名，人们想必不愿随手丢弃他的美名，就算恶名，也舍不得丢。

它可能落到好事者手中。

当然，对纪念品的处置，各有各的招数。

## &lt;&lt;这就是纽约&gt;&gt;

我曾在爱德华·R·默罗的电视节目“面对面”中看到，有些家庭，单有一间“纪念室”，供某位有收藏癖的人物堆积他的藏品，如此一来，只要他想徜徉其中，便可沉浸在回味悠长的辉煌中。倘若不嫌弃往昔的成功已经走味儿，这当然不错，但如果有人不喜欢这股味道，那么，到需要清理的时候，麻烦就来了。

几个星期之前，我坐在那里，呆呆地盯着一块奖饰，它闯入我的生活，大体上是某个公司狂热的促销宣传的结果。

这是胡桃木上的一个铜质饰物，重得足以给划艇做锚使，但我不需要锚来固定划艇，上面又刻了我的名字。

亏了我能摆弄改锥，最终撬下了上面的名牌；我把名牌搁好，拎了余下的残骸来到有垃圾筐候着的街角。

这番辛苦，实在胜过了为获奖付出的心血。

另一日，我发现我坐在沙发上，一边是给山狸啮过的木片，一边是我在一次大学典礼中戴过的荣誉学位帽。

此时此刻，我最需要的，其实是一只山狸，能吞了这顶学位帽。

这顶方帽，我再不会戴它，但我性格软弱，又不忍丢弃，我毫不怀疑，它将终身伴随我，不会带来温暖和欢乐，只会割据我本来不大的空间。

清理进行到一半，凌乱的房间里还堆满了虏获物，我生出了一个绝妙的念头：我们不妨关闭公寓，听任所有东西发霉，我们去缅冈州的弗莱堡集市，在那里，可以坐在牛圩的帐篷下，看看别人如何打发东西。

当然，倘若有人想避免聚敛，集市就是个危险的场所，其实，我来是为买下一头白脸小母牛，显然还怀了小牛——不难证明，此物之累赘，并不亚于给山狸啮过的木片。

弗莱堡是妻子的祖上住过的地方，位于萨科河谷，西望群山，天气看来会很不错。

农业协会的《优质产品名录》提示，“各项活动，遇雨顺延至第一个晴天”。

我宁可在牛圩上找个前排座位，也不想的歌剧院与一个包厢。

因此，我们收拾行装出了城，有意超越弗莱堡一百七十五英里，只为在现在的家中睡上一晚。

我们逛弗莱堡集市的那天，正是新一代造月者发射第一颗小月亮的日子。

我若预先知道在这个嗜欲多多的时代，有颗人造卫星将要加入我的世界，我没准会留在纽约，闷头生气，不会来集市上游逛，不过，懵懵懂懂中，我得以快活一天，观看快步马绕场环游——这种古已有之的人间景象不知陶醉了多少人。

我们看了赛牛、赛猪、拍卖牛犊；我们在自家外观俗艳的一九四九年老爷车的后座上用午餐，车就停在耕地上；随后，我在海福特牛拍卖场给自己找了个前排座位，脚下满是刨花，听拍卖师狄克·默里先是巧舌如簧，随后一锤定音，连带欣赏牛的眼白中流露的狂野神情。

那天早晨，秋日的阴霾像铺了一层灰毡，但天空很快就放了晴。

没人听说苏联的人造月亮。

转轮旋动，挽车飞奔，棉花糖点染孩子们的面孔，斑斓的霜叶点染层林和山丘。

一组扬声器给人人事事蒙上爱情的旋律，轻飏的微风给人人事事蒙上尘灰。

次日上午，在波特兰的拉法耶特饭店，我下楼用早餐，看见梅·克雷格庄重地盯着一张餐桌，默里先生，那位拍卖师，兴奋莫名地盯着另一张。

报纸的头条新闻报道了人造月亮。

一个国家的国产天体，如果有什么确切含义的话，在上年的那一刻，我还无法领悟。

但我很高兴，我在西牛津农业协会第一百零七届年展上，度过了穹苍法自然的最后一天。

仰望天空，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，能比费里斯转轮更有趣。

不过，这都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。

这天下午，我坐在凌乱的房间里，周遭是各种纸盒和包裹，装满了打发不掉的收藏，不免心情抑郁。

我向四十八街望过去，街上每十位行人，都有一位是我熟悉的。

百无聊赖地观赏了十几年的街头景象，我大体是在不为人所知的情况下，拼凑了一个我能信得过的人物班底。

## &lt;&lt;这就是纽约&gt;&gt;

他们无名无姓，每日在我的剧本——热闹非常的活剧中跑龙套。

我会怀念他们每个人，他们和他们的爱犬。

而且，我想，我还会怀念屋后的花园——棕鸟粗厉的噪声，夏夜里喷泉的鸣溅，猫，蔓藤，天空，垂柳。

春天和秋天的候鸟——小巧、胆怯的鸟儿，飞来喝上一口水，栖息两个星期。

过去三十年来，我在纽约曾有八个蜗舍，八个栖身之地——四个在格林尼治村，一个在默里山，三个在龟湾。

纽约人往往会搬来搬去，追求房间和景物的最佳布局，依财力、心意和需要的变化而改换住宅。

在他告别的每一处地方，照我看来，都会丢下一些要紧的东西，随后又以不那么拘谨的身段开始了新的生活，恍如蜕壳的龙虾，一时间变得柔软，但也不免脆弱起来。

回家 感恩节头一天，我开了一整日车，黄昏时分，返回家中，在起居室点起了炉火。

白桦段木熊熊燃烧。

大约三分钟之后，烟囱也不示弱，自己就燃烧起来。

对此事态发展，我是后知后觉者。

我心满意足地坐在摇椅上，享受奔波一日后的懈怠，恍惚觉得听到了在烟囱中营巢的雨燕一声低沉、震颤的哀号，我们住在这所房子里，已经习惯了这种声音。

随后我意识到，一年的这个季节，本不该有鸟儿在烟囱里栖居，抬头望望烟道，事情再清楚不过，这所房子住了二十二年之后，终于着火了。

烟囱着火，此事并没让我过分吃惊或沮丧，过去十年来，大大小小的麻烦不断纠缠我，各种打击没日没夜，随时都会降临到我头上，我已经学会了在随便什么时候应付随便什么事情。

我例行公事，打电话给消防队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，那是我预先大字写在电话柜搁板边沿上的，这样，没有眼镜，我也能照读不误。

（我们这儿是把电话放在柜里的，就像对待一只还没驯养好的小狗一样。

无论如何，在缅因的这个乡间小社区，拨号系统很不得人心，在我看来，应当把整个新英格兰电话和电报公司塞到柜子里，是它强制我们拨号，断了我们与可爱的接线生的缘分，那些接线生，通常清楚每个人身在何处，遇到一切事情，比如烟囱着火，都知道该如何处理。

）我的拨叫立即有人接听，但我随即又挂上电话，因为我发现，火势盛极而衰，似乎渐渐熄灭了，于是我又拨打回去，取消这趟差事，但被告知，消防队总须来看看。

在乡下，大事小事，都能找点乐子，火焰冷却，算不上个理由，能打消了消防队员的热情。

不大一会儿，闹闹嚷嚷的消防车，闪了炫目的红灯，欢天喜地驶入我家的车道，起居室顿时挤满了我那些救火的朋友。

队长是我的理发师，我自然高兴见到他。

他还领来一位强壮的同伙，前不久刚爬上我的屋顶，安装新的木制滴水槽，准备好了排水和迎接烟囱的第一束火星，所以，我很高兴见到这位。

还有第三位吞火魔术师，据我的推断，熟人碰面，人人都很欢喜，我们轮流很内行地拨弄了一通烟囱，随后，消防队离去了。

我在美国的一号公路上曾无数次驱车一整天，最后返回家中，奇怪的是，这回却是最开心的一回了。

伯纳德·德沃托去世前不久，在《哈泼斯杂志》的专栏中，对缅因州沿海地区品头论足，使用了一些粗俗的字眼儿，惹得当地居民大为光火。

德沃托先生提到“贫民窟”，还提到“霓虹灯”等等。

他说，进入缅因州的公路，直至巴克斯港，沿途一片狼藉，一路走来，随处人满为患，挤满了路旁快餐店、流动餐车、纪念品摊位、恶俗的游乐场，还有简陋的饭铺。

某日，我在用午餐时，想起了这番指责，试图就我熟悉的这条路线，勾勒出我自己的简陋印象，毕竟，我才刚刚走过一遭儿。

我坐在餐桌前，正嚼一角甜馅饼，外面开始下雪了。

最初，阴云之下，雪糝飘洒，几乎难以察觉，但很快雪势浓重，自东北方向长驱直入。

我望见它卷上车道，洒向石墙，给花坛裹上银装，覆盖犁过的农田，又漂白了灰暗的冻塘，我知道，

<<这就是纽约>>

从基特利逶迤而来，人们的种种乖舛，都已给悄没声地涂抹干净，产业殿堂的线条渐趋柔和，一号公路戴上了美而不费的清冷光环，只可惜德沃托生前未能亲眼看到。



## <<这就是纽约>>

### 编辑推荐

“E.B.怀特随笔”由作者本人选定，囊括了这位最伟大的随笔作家最重要的随笔作品，中文版分为两卷出版，第一卷名曰：《这就是纽约》。

其中《这就是纽约》系怀特最为知名的随笔作品之一，1948年，《假日》杂志上全文刊登了这篇散文，此后不久，又出了单行本。

2001年，经历了9.11之后的美国人再度翻开了这本书，发现五十三年前他们根本没有读懂这些铅灰色的预言：“纽约最微妙的变化，人人嘴上不讲，但人人心里明白。

这座城市，在它漫长历史上，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。

只须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，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，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，摧毁桥梁，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，将数百万人化为灰烬。

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：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，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。

”如同宪法第一修正案一样，E·B·怀特的原则与风范长存。



<<这就是纽约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